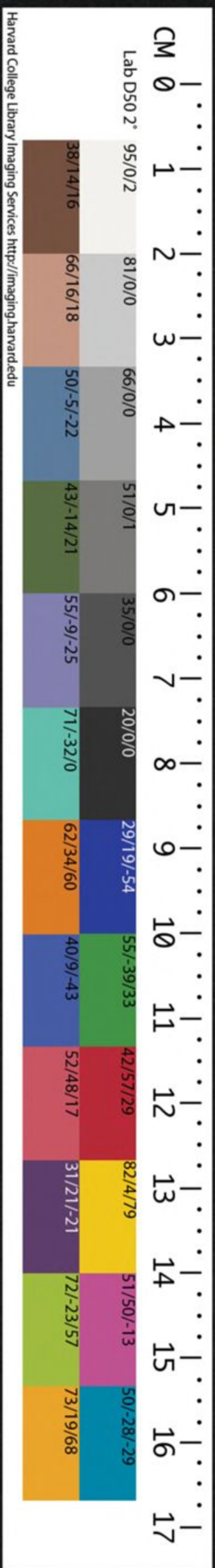


T2574/3202d (20)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rof. F. C. Lewis*

APR 17 1970

志第十六

晉書二十六

食貨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  
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  
正其紀綱勗農桑之本  
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  
採符玉泛瀛海而豐珠  
璣日中為市擬天下之  
練先諸布帛繼以貨泉  
寶鏹有無各得其所周  
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  
象魏若乃一夫之土十  
畝之宅三日之徭

志第十六

晉書二十六

御撰

食貨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  
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  
而正其紀綱勗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  
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爲  
市揔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  
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  
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

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勗  
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  
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  
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  
父兄之習不翫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  
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  
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  
國之強鴟夷善歛歛之居以盛中陶之業  
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鳧以耕稼召夏

鳧以耘鋤秋鳧所以收歛冬鳧於焉蓋藏  
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  
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  
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兗豫  
漆絲之膾燕齊恠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帶  
琅玕荆郢桂林芴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  
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葱右菽梢之駿殖物  
恠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  
因天地之利而揔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

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  
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  
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饗由其  
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卹寰  
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  
興用此道也幸紂暴虐翫其經費金鏤傾  
宮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  
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斂以  
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麗廣

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爲  
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間伏詬酒池中  
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爲席綾紈  
爲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  
並頒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  
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堙盡貸於百姓  
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  
所居爲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  
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永爲不刊及刑

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畝之稅秦君  
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孑遺史臣曰  
班固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  
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龔行天討王莽  
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暉乃睭而九服蕭  
條及得隴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  
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  
年之算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  
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

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芻阜牛羊彌均作  
貢尤輕府廩遠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干  
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  
騫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  
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  
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  
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  
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  
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

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乏建寧  
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  
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  
內郡冲質短祚相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  
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  
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相帝  
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  
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  
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

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  
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  
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  
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  
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  
焚宮室乃劫轡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  
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  
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  
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

臨洺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  
李儻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為戰  
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  
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  
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民作糜經  
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  
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  
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儻郭汜等追  
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

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  
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  
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為糗糧自  
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  
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  
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  
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椁或不能  
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  
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



袁紹軍人皆資楛棗袁術戰士取給羸蒲  
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  
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  
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  
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  
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  
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  
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

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  
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  
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  
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  
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  
恭淫於宮籟百僚編于手役天下失其躬  
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  
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世祖  
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

三吳之資接千年而揔西蜀之用韜干戈  
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  
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  
平秩東作荷鋪羸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  
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  
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  
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  
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  
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

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及賀  
寒樵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  
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  
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火  
烟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饑弘多斗  
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  
筲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  
后渡江軍事草創蠻貊賧布不有恒準中  
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江

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蕪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

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祗死魏武後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覲議爲鹽署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涑

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為利賈逵之為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具竭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

匠其無牛者令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為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為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滂為患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興陂埭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為便渾以為終有經久之利遂躬率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為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

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  
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  
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大馬通供中國之  
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  
後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使耨犁  
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  
隆到乃教作耨犁又教使灌溉歲終率計  
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  
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吳州農夫五千人

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  
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  
晉陂引汧洛溉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  
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  
諸葛恪焚其積聚恪築城遁走帝因欲廣  
田積穀為兼井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  
東至壽春地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  
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  
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

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  
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  
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  
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  
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  
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  
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  
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  
無不剋矣宣帝善之皆如文計施行遂北

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  
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  
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  
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  
既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  
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  
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  
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  
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

立平糶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  
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  
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  
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  
滯有輕重平糶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  
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  
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  
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  
困於荒年而國無儲聚人富商挾輕資益  
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  
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  
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躡至於農人  
並傷今宜通糶以充儉法王者平議具爲  
條制然事竟不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  
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籍田庚  
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  
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  
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

營職事亦爲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  
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  
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五年正  
月癸巳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  
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  
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  
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鑿所上汲郡太  
守王宏勤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開荒五  
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

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  
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  
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  
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  
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  
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  
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  
未嘗不以戰士爲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  
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爲一



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  
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  
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  
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  
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  
損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磽壅此即百  
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  
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  
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

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  
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  
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  
爲困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者  
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  
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  
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且暮野食此目  
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  
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

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  
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  
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  
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  
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  
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  
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  
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  
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

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  
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  
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二百斛是爲化無  
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  
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  
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  
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  
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  
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

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場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

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塌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

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  
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  
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  
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  
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  
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  
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  
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  
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

水况於今者水潦瓮溢大爲災害臣以爲  
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滴宜發明詔勅刺史  
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埭及山谷私家小  
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  
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  
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  
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  
修功實乏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埭溝渠當  
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

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  
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涘地形有定體  
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  
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  
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  
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  
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  
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  
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

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  
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  
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  
絲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  
郡或三分之一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實  
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  
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  
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  
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已下至

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

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一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鉞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

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是時天下無  
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  
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  
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  
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  
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  
爲寇賊所殺涑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  
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摠  
至百官凍亡者十八九元帝爲晉王課督

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  
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  
即以爲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  
三麥可督令燠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  
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  
車使者浞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  
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  
猶多二年三吳大飢死者以百數吳郡太  
守鄧攸輒開倉廩賑之武帝時使黃門侍

郎虞駿栢彛開倉廩振給并省衆役百官  
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  
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而軍興以來征戰  
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  
工商涿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  
萬計不思開立羨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  
難哉古人言曰飢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  
無寇盜貧富并兼雖臯陶不能使強不陵  
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

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  
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  
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涿人奔東吳東  
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火火  
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涿人興復農官功  
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  
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  
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  
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



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輯寧  
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地庶所以企望  
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  
武經畧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爲徐  
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  
功令事有所屬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  
零諸葛亮耕於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  
不對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  
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

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  
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  
咸康初筭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  
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  
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  
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爲北府都督鎮下邳  
起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哀帝即位  
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  
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

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  
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  
幾乎家給人足矣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  
之及公孫述僭號於蜀童謠曰黃牛白腹  
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  
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  
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  
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

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  
以爲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  
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  
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  
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  
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  
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  
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  
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

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  
更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  
行帝本以林言為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  
林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  
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  
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  
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單幽微  
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課延逮及蓋以  
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人飢是以先王

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  
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  
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  
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  
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鹽之事  
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  
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  
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  
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百姓可

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財躬阜要在止役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

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治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

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  
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  
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  
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  
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爲便魏明帝乃更  
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闕有所改創孫權  
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  
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  
錢以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

不以爲便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  
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  
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  
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  
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  
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廣  
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  
私得者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

入唐 貞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  
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栢玄輔政立議欲  
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為  
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  
若使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  
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  
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  
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  
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

帛為寶木充衣食分以為貨則致損其多  
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  
之為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  
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  
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  
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  
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  
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  
穀

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并

儲

貧者似富致富之道實假  
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  
人皆坐而飢因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  
今用錢之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  
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  
易業况又錢便于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  
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  
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  
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

弊著於已誠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  
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  
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  
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  
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  
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  
廢求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思實由困而思  
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  
和年

業穀帛躬阜幾乎家給人

足驗

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

荒饑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彰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便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志第十六

晉書二十六

音義

罩都孝反 耜音似氏反 鵠處脂反 鳶音戶反 膾古先反 梢所交反

梢良也 裸郎果反 赧女版反 貸音武 菁音精 廡音武 子居列

反他朗反 帑音角 汜音泛 啖徒敢反 汶音問 濺子賤反

輸音戊 枳音呂 椹食稔反 沴音麗 荷音初 鋪初冷反 麩與餅同

賅土濫反 賅以財贖罪 挺式連反 覬音真 芍上削反 塌音竭

耒音樓 漑音古 礙音礙 馬音魯 鹵音魯 泚音比 販方願反 堯音堯 壻音壻

上口交反 螺音上 蟀音下 錄和反 淤音於 葦音葦 瓮音盆

溘音丸 質音在 釵音色 立音立 熨音熨 汜音勝 勝音勝



駸

公節又音契又口韻反

公躬行柚二音逐監音礫音鏗

志第十七

晉書二十七

御撰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  
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  
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  
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  
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  
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  
司

箕子在父師之位與斯大

範

箕子歸武王虛已而問焉

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更為表裏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為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眾庶失常則

則

致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

見

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

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畧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灾眚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

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爲姦詐以傷人財則

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

敗

是為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霧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

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成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顛等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相溫入關之象也

孝武

八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

明年王恭為北藩八月庾楷為西藩  
九月王國寶為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  
七年殷仲堪為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  
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  
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農時作邪謀  
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  
而誅滅於周易又為棟撓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  
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  
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  
陳勳為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乃成  
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  
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  
王室遂亂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眾向  
京都擊長沙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  
而戰  
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姦謀

之罪

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華孽也於周易爲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掛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傳曰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桀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

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  
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  
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  
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爲火不炎  
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初帝爲  
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爲妃及即位不以爲  
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爲后后本仄  
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灾二年四月  
崇華殿灾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  
此殿又灾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  
有新禳之義乎對曰夫灾變之發皆所以  
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  
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  
臺天火爲灾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  
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舊  
占曰灾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今宜

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  
於此有所營造蕤芻嘉禾必生此地以報  
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  
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為名  
多弃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為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  
作端門又災內殿門者踰令所出殿者聽  
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  
峻搃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踰所  
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  
衆殄人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  
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  
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  
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  
孫綝始執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  
又輒殺朱異弃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



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  
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  
冲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為內史驚擾州  
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元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  
七百人按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為桓公好  
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時皓制令詭  
暴蕩弃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宮萬  
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  
多矣故有火災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閤楚王  
所止坊及臨商觀殿 十年四月癸丑崇  
賢殿災十月庚辰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廡  
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有上書曰漢  
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  
位故天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由是楊  
珧求退是時帝納馮統之間廢張華之功  
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寵此逐功臣之

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  
之自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灾其坊又天  
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  
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  
王莽頭孔子履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  
人萬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  
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  
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

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  
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閻纂皆  
曰武庫火而氏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  
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  
謐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  
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  
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張華又不  
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縊殺太子也于

寶以爲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  
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将入官衣中  
忽有火衆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  
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  
又詔賜死苟藩表全之雖來還在位然憂  
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  
禮閣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弃法

律之應也後清河王覃入嗣不終於位又  
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  
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  
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  
其節之應也

元帝太興中王軫鎮武昌武昌灾火起興  
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  
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炎妄起雖

與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于寶以爲此臣  
而君行亢陽失節是爲王敦陵上有無君  
之心故災也

宋昌二年正月癸巳京師大火三月饒安  
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  
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  
侮朝廷多行無禮內外臣下咸懷怨毒極  
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災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灾石季龍大武殿  
及兩廟端門震灾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  
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

海西公太和中郗愔爲會稽太守六月大  
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  
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相溫強盛將  
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風火大起是時栢溫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蓋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實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是月景申螽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

朝多弊政衰陵日地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妣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人驕妬皇子不繁珽螽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

火也其後相玄篡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  
王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相  
玄遙錄尚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  
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時百上避寇盈滿  
城內隱之懼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  
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人因遂散  
潰悉為賊擒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  
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為吳郡書在聽  
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  
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為之災故  
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傳曰修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  
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  
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  
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  
少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  
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  
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  
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  
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為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  
成百姓以饑饉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  
為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  
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  
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  
鄴又起新館綴飭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  
營增廣苑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  
夏不可以興土功皓皆冒之此修宮室飭  
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

饑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

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大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

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乃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



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歆以春秋石言于晉為金石同類也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修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為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寶鼎三年後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今金失其性卒而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

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為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為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弗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群寇颯起清河王暉為世

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弃之及後為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為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為逆胡所弑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為妖也尋為敦所襲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日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翦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發彌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

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顛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秦厥大水水殺人避遏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巳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殺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

陰厥水流入國邑陷霜殺穀董仲舒曰交兵結讐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物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宜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  
二百餘家十三年秋丹陽故鄣等縣又鴻  
水溢出按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鄴創  
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祀禮闕  
嘉禾初羣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  
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廟亦不見  
秩反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權  
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故示此罰欲其感  
悟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  
南郊具是鑿谷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  
薨一曰權時信納譖訴雖陸遜勲重子和  
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震  
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  
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異沓徐豫四  
州水出沒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即位  
便淫奢極慾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

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甚彌令逆時飢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吳世不上祖宗之彌不修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及休皓又並廢二郊不秩羣神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通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

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冲等吳人賊之應也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湧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兗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彌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

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  
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  
采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  
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  
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  
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青

徐兗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  
用事專恣而正人踈外者多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隰兗豫荆揚郡國二十大水  
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  
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  
王濬為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為無謀而  
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  
也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荆揚六州大水

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

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

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

淮南大水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荆揚

徐兗豫五州又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

九月荆揚徐兗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



疾滋甚韓謚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罔專政陰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兗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陰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慢陵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荊州及丹陽宣城吳興壽春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陽宣城吳興壽春大水是時王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

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  
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月丹陽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  
郭默作亂荆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  
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  
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  
水 六年五月又大水時幼主冲弱母后  
臨朝又將相大臣各執權政與咸和初同  
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  
人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非之又  
幼主在上而殷桓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  
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石頭以為  
兵占是後殷浩桓温謝尚荀羨連年征伐

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  
是時栢温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  
浸及太廟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  
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  
稼蕩沒黎庶飢饉初四年栢温北伐敗績  
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剋百姓  
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  
頭明年祆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畧  
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滅  
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  
政在將相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六月揚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符堅後有事中

州役無寧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  
明年慕容氏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  
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七月沔中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  
緣河紛爭征戍勤瘁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  
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永嘉  
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

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衆以衝之  
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  
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  
氓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荊州大水平地三丈

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陵上又相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相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骨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相胤殷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三年五月景午大水

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

北討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  
蔡州 八年六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  
大水 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  
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亦水沴土也七  
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  
十一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  
救明年王旅北討關河

經曰庶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

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  
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哲時  
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  
若僭恒陽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霧恒風  
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  
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  
有雞過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  
眚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  
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  
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  
也言寤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之青自外  
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  
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  
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孝武  
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  
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  
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  
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  
敬萬事失則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  
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  
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  
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竒怪之服故有  
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為雞雞有

寇距文武之貌而不為威貌氣毀故有雞  
羶一曰水歲多雞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  
威儀則有彊臣害君上故有下體生於上  
之病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  
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  
震在東方為春為木兌在西方為秋為金  
離在南方為夏為火坎在北方為冬為水  
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  
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

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  
絕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常燠聽傷  
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  
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羶  
鼻病說以為於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  
鱗蟲於易兌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羶  
與常雨相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  
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羶與  
妖疇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年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裸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耻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之亂此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無降下心又嘗因奕其羣爭道成都王穎癘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也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營專驕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致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質易于寶以爲貴者失位降在皂隸之

為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廐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為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天戒若曰此惰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遂被殺焉

庶徵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劉向以為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烏雀按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雨為罰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饑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

大雨恒雨之罰於也始震電之明日而雪  
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既已雷電  
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  
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  
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不  
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  
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  
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  
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  
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水  
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  
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粲執  
權不恭之罰也

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

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恒雷電是時雖斬蘇峻其餘黨猶據守石頭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爲白恰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于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爲恰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縑帽披縑紉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縑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况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

不可襍也帝既不享末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為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為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傳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

雅云玄衮赤舄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末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脩容者急束其髮而磨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

葛患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于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褰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

外也為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箴為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于寶以為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祚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寶之應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為羗

煮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  
以爲先太康中又以氈爲紉頭及絡帶袴  
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夫氈毳  
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紉頭帶身袴口胡既  
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氏羗互反  
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  
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  
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  
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  
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  
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  
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  
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  
間而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  
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飭有五兵佩又以金

銀瑋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筭于寶以爲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櫛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住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僑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



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于寶以爲夫僑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故者疲弊之爲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僑聚于道者爲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帟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帟傳行之至末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

帟而婦人束髮其緩弥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弥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耻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愧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總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傳紒識者曰紒  
者在首為軋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  
朱囊傳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  
陵上焉舊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  
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  
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  
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者將  
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為八者將未備  
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

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為衣  
者又上短帶纜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  
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  
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志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  
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  
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忘  
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幘頭天戒若曰頭

者元首帽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舊為履者齒比皆達榻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構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葉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辨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為頭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為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蘇羣下相謂曰顏類輪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與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 雞鵠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為雄，不鳴，不將于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為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為。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為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愍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逸，承雷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為玘所滅。雞鵠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牝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為雄  
天戒若曰雌化為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  
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  
雌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  
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  
時主相並用尼媪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  
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  
雞化為赤雄雞不鳴不將栢玄將篡不能  
成業之象

四年荊州有雞生角魚尋墮落是時栢玄  
始擅西夏狂悞不肅故有雞翹天戒若曰  
角兵為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皆  
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  
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栢玄楚國之邦略也  
及栢玄篡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爲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常

風之罰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窟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

也其後韓謚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

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此天戒若曰夫米廩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膏也是歲遂大飢死

者千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王軫既立其宅  
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  
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  
遂族滅筵而湖熟尋亦為墟矣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景子會稽王世子元  
顯將討桓玄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  
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而元顯尋為玄  
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歸眊無樂賢之  
心故此堂見沴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  
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為未  
及十年而禪位焉

志第十七

五行上

晉書二十七

音義

迪狄音處伏音眚息為零紛音颯協音頰作音本鈴

零音掛卦又音買卦反埜古野反蕙下音甫上音甲反緜林丑

反玼音遙反屐其逆反柝託音眊莫報反妊武酣反隼稱反

思尹恣許悻茶陵反丈加昭穆音東莞音

問舉未航胡郎反艘蘇曹反齒在智反燠於六反霧

莫弄反天氣下地過禍音禍同牙池爾反寤任

反票匹妙倮郎果反悛此緣反營音古音哈音洽

反縹敷沼褰薛音劇音褰一宵反貊音陌音炙之夜反



音義

迫音伏 必音伏 駐音息 為音為 霽音霽 協音協 類音類 作音作 類音類 本音本 鈴音鈴

音掛又音買 卦音卦 楚音古 野音野 蓬音蓬 蕭音蕭 上音上 所音所 甲音甲 及音及 緝音緝 緝音緝

反桃音桃 寢音寢 其音其 逆音逆 柝音柝 託音託 眊音眊 莫音莫 報音報 姪音姪 武音武 媼音媼 反音反 撫音撫 撫音撫

思尹音思 恣音恣 睚音睚 許音許 悻音悻 荼音荼 陵音陵 丈音丈 加音加 昭音昭 穆音穆 諸音諸 東音東 亮音亮 音音音

問舉音問 未音未 航音航 胡音胡 郎音郎 艘音艘 蕭音蕭 曹音曹 嵩音嵩 在音在 智音智 煥音煥 於音於 大音大 霧音霧

真弄音真 友音友 天音天 氣音氣 下音下 地音地 過音過 禍音禍 同音同 与音与 豸音豸 池音池 爾音爾 寤音寤 任音任

反票音票 匹音匹 妙音妙 傑音傑 郎音郎 果音果 校音校 此音此 綬音綬 營音營 詠音詠 古音古 始音始 恰音恰 話音話

反縹音縹 敷音敷 沼音沼 裳音裳 音音音 刺音刺 音音音 褰音褰 一音一 宵音宵 類音類 音音音 炙音炙 之音之 衣音衣

